

《赵氏孤儿》与《中国孤儿》

范希衡 著

◎范译《中国孤儿》序（贾植芳）

◎范译《中国孤儿》自序

◎《中国孤儿》（全译本）

孤儿赵武被迫害和遇救的故事是春秋时代的一个历史事实。元人纪君祥演为杂剧，名曰《赵氏孤儿大报仇》。此后，「明无名氏改编的《赵氏孤儿记》，徐叔回又改编为《八义记》，都是根据纪剧为蓝本」。「明人祁彪佳《远山堂明曲品剧校录》，于《八义记》条下注：传赵武者有《报冤记》，又有《接纛记》，这两本传奇都难见到，无可推论。清朝黄皮戏中的「法场换子」和「举鼎观画」不过是袭用已刊的故事，改换时代而已。又，黄皮戏中《

上海古籍出版社

《赵氏孤儿》与《中国孤儿》

范希衡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赵氏孤儿》与《中国孤儿》/范希衡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10

ISBN 978-7-5325-5642-7

I. ①赵… II. ①范… III. ①赵氏孤儿—文学研究②中国孤儿—文学研究 IV. ①I207.37②I565.07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24121号

《赵氏孤儿》与《中国孤儿》

范希衡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发行经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制版印刷 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8.25 插页 3 字数 200,000

印数 1-3,300

版次 2010年10月第1版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5-5642-7/I · 2223

定价 27.00元

谨以此书纪念范希衡先生（1906-1971）

诞辰一百〇五周年暨逝世四十周年

范译《中国孤儿》序

贾植芳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具有自己的思想体系和方法论要求的独立学科，一般史家认为形成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间，当时执其牛耳的是以致力于各国文学间的渊源、流变、媒介、文类等影响关系的论证和研究为能事的法国学派。从我国现代文学史观念说来，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早期，即1920年我们就通过译介日本学者本间久雄《新文学概论》输入了这一名词和介绍了两部重要的比较文学理论著作波斯奈特的《比较文学》（1886）和洛里哀的《比较文学史》（1904）的内容；翌年，我国学者吴宓著文介绍了这一学派的要点，他在《论新文化运动》一文中说：

“近世比较文学兴，取各国之文章而究其每篇每句每字之来源，今在及并世作者互受影响，考据日益精详。”又说“文学之根本道理以及法术规律，中西均同，细究考证，当知其详”，“文成于摹仿（Imitation）”等等，可称为我国从理论观点上介绍西方新兴的比较文学之嚆矢。但此前和嗣后，即清末海禁被撞开以后，随欧风之东渐，我国学者在文学观念上有所转变与突破，把中国文学放在世界文学的框架内加以对比论证，用西方的文学理论和美学观

点来观察和思考中国文学的历史与现实，把比较研究作为一种方法论广泛应用于文学研究和评论的实际工作之中，开创了一代新文风，为现代意义的比较文学在我国的兴起，作了开创性的努力和贡献。

故友范任（希衡）先生早岁负笈欧陆，就学于比利时鲁文大学，专攻法国古代及近代文学及比较文学，1932年以十五万言的比较文学性质的论文《伏尔泰与纪君祥——对〈中国孤儿〉的研究》（*Voltair et Tsi Kuim-Tsiang—Etude sur L' orphel in de la Chine*），获得鲁文大学博士学位。事隔三十余载之后，范先生于垂暮之年的长期逆境之中，又苦心劳志，在翻译了伏尔泰的《中国孤儿》五幕诗剧的同时，抒笔写了《〈赵氏孤儿〉与〈中国孤儿〉》的《译序》。从我国比较文学发展史的角度看，如果说范先生1932年在鲁文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伏尔泰与纪君祥——对〈中国孤儿〉的研究》算是中国学者首次在欧洲用欧洲文字对中外文学影响关系作了历史性的论证和分析研究，对中国文学对世界的影响和贡献作了实践性的探讨努力，为中国比较文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那么，这篇完稿于1965年现在才作为遗作得到发表的《译序》，则应该是范先生对历经劫难又重新崛起的我国比较文学研究事业的一个崭新的高质量的贡献，是他身在难中仍然矢志不移地忠于所业的历史鉴证。斯人虽去，业绩长存。他在我国比较文学研究事业中的历史功绩，将永为人们所纪念！

黑格尔说：“正像一句格言，从年轻人（即使他对这句格言理解完全正确）的口中说出来，总是没有那种在饱经风霜的成年人的智慧中所具有的意义和广袤性，后者能够表达出这句格言所包含的内容的全部力量。”黑格尔这句话其实可以用来评价一个文人的全部功业，即道德文章。因为“亲历艰难者知下情，备经险历者达物伪”。

“艰难”、“险易”就是生活途程中的忧患曲折、心志与筋骨的劳与苦。这些就是亚理斯多德所说的做学问（从事“纯粹的思想”）所“必需的东西”。因为经历了这种繁杂苦难的遥远途程，人对客观事物的本质，才能在思考和认识能力上达到和接近于真实的境界，而少些凌厉虚妄之气。范先生于三十年代初间学成归国后，虽主要从事教学和文字活动，但长期身处战乱时代，辗转于流徙之中。五十年代中期以后，又长期处于左倾教条主义的伤害之下，尤其是十年浩劫，身心更受到严重摧残，也可谓历尽风云、饱经忧患了。正在这个晚年的困境中，他把青年时代就开始着手研究并作为博士论文交卷的课题《赵氏孤儿》与《中国孤儿》的比较研究，这个以历史事实为素材，以政治斗争为内容的学术题目，又重新拏起来进行研究，必然会对它产生一个全新的认识和感情，真正通过生活实践的本身达到对历史的深入其里的思考与评价，越出书本上的抽象概念世界，作出自我的研究成果，由成熟的人生高度达到真实的学术境界。这就是我在前面说的这篇《译序》是范先生对重新崛起的我国比较文学研究事业一个崭

新的高质量的贡献的用意之所在。

范先生早年开始这一课题的研究时，即三十年代前后，正是比较文学的法国学派在世界范围内的全盛时期，这个学派两部重要著作洛里哀的《比较文学史》[即《从文学史的发达起源到二十世纪的文学史》（F. Lolie: L' evolution Historique de Litteratures、Histoire des Litteratures Comparees des Origines au XX siecle）]和提格亨的《比较文学论》（P.von Tieeghem: La Litterature Comparee），在我国先后翻译出版，并一再重版，由古及今的中外文学和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亦甚嚣尘上，也算我国比较文学研究成些气象的时期，比如关于《赵氏孤儿》对欧洲文学的影响研究这个题目，就先后出现了陈受颐先生的《十八世纪欧洲文学里的〈赵氏孤儿〉》（此文原刊《岭南学报》1卷1期，1929年；后经作者用英文改写，易名《元剧〈赵氏孤儿〉在十八世纪欧洲戏剧里的影响》（The Chinese Orphan a Yuan Play: Its Influence In European Drama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发表于《天下月刊》（Tien Hsia Monthly, 1936年2卷2号）；方重先生的《十八世纪的英国文学与中国》（收入《英国诗文研究集》商务版，1939年）；进至1942年，张若谷先生用散文体加以删节地译出伏尔泰的《中国孤儿》，并写了学术性的论文《译者跋》等等。范先生从1929年到1932年置身于法国学派影响之下的比利时高等学府，又专攻此一科目，可谓师承有自、正宗相传，也算是他的治学方法和道路的奠基时期，可惜我

未能目睹他在1932年用法文写的学位论文《伏尔泰与纪君祥——对〈中国孤儿〉的研究》，但从现在这个《译序》看来，仍然可以窥见法国学派的治学方法对他的深刻影响——在作者自身具有深厚广博的有关中外文化艺术和历史哲学的素养的基础上，以充分的事实为依据，并经过严密考证，深入事实本身，甚至不放松其中最微细的迹象，追本溯源，言必有据，因而言之有物，杜绝牵强附会和以主观臆测代替客观事实的严正的实验主义态度；但他又能超越师说不为所囿，并未停留在对文学关系的外缘研究，即单纯的史料论证研究水准上面，排斥对文学现象作文学批评与美学研究，如早期法国学派之所坚持者。这固然是由于四十年代中期以来，比较文学研究，由于战争环境，各国学者云集美国，因而以提倡平行研究之说的比较文学美国学派勃然兴起，并在学理上对法国学派有所补充和订正，对比较研究的范围与领域有所开拓与发展，因而形成新潮冲击了法国学派的传统地位并与之平分秋色。我没有任何依据，可以妄加断定说，范先生在比较文学的治学方法上，受到这一新潮的冲刷，因而治学上有所更新和发展；何况1949年以来，我国由于左的教条主义思潮在文艺战线上愈演愈烈，与西方世界的文化艺术、科技处于隔绝状态，间或有以苏联为模式的主观批判，而绝少客观的引进与介绍，虽然“文革”之前，应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中外文学和作家作品的关系研究论文，曾不绝如缕，其中甚至不乏压卷之作，但对比较文学的理论与研究

探讨，则阒然无声，一片荒漠。从范先生这篇写于1965年的《译序》看来，其所运用的治比较文学的方法，则是明显地把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互为结合的综合性研究方法，它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包括体裁、媒介、主题、人物、作家、渊源、思想动向（包括思想、感情、学说）、时代因素、历史背景、两国固有之看法与论点、国俗民情以至作品形式、艺术结构等方面，不仅着重细密的历史文献考证，而且从历史的、民俗的、哲学的、美学、文体的各种角度来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和评论。这或许是由于范先生精于中国典籍（这是五四前后两代文化知识分子的共同特点，他们具有深厚的我国古典传统文化素养，在他们的文章事业中首先立足于中国的文化历史传统和当时的现实，放眼于世界新兴思潮，从纵向和横向两方面塑造了自己的文化性格和气质，范希衡先生当属于这个历史范畴的存在），因为从我国的文学研究传统观点说来，习惯于将本国文学现象和异域异族的文学现象作相互比附的研究（以至到魏晋南北朝出现了“格义”这一专门名词），从而形成可称为中国古典型的比较文学研究法则。这种历史传统因素和“先入为主”的法国学派的治学方法，在范先生身上交互融合，推陈而出新，自成一体。观乎近几年来，重新崛起的我国比较文学研究论著中，比较值得瞩目的倾向，就是这种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互为结合的综合研究占主导地位，正说明了我国传统的研究方法深入人心和源远流长。

我与范希衡先生也可以说是个老“关系户”了。三十年代初期，我就学于北平的美国教会学校，我的哥哥贾芝同时在北平中法大学孔德学院学习，范先生当时初从法国学成归来，就在这个大学执教，教授法国语言和文学，是我哥哥的老师。我虽早闻其名，但无缘识荆；直到五十年代初期，我在上海震旦大学文学院任教，在此无意间与范先生相遇，彼此竟是同事，所以虽属新交，倒有旧识之谊。1952年院系调整后，我们又彼此分手，他被分派到南京大学教书，我则转到复旦大学工作，从此天各一方，音讯茫然。1955年，由于所谓“众所周知的原因”我进入井中，从此与社会隔绝有二十五年之久，直到1978年，我才重新回到阳光之下，恢复了人的权利和尊严。正如一个青年女作家在小说里描写的，“仿佛我只不过挟着皮包到学校去开会，冗长的发言使我腻烦，我睡着了，做了一个长长的恶梦，醒来了便蹣跚蹣跚回家来一般”，开始认识了中国古代文人所说的“君威莫测”、“命运无常”的大道理，大大加深了对我们这个古老国家生活的认识，但我已届老之已至之年了。大约是在1982年，我偶然在新华书店里看到范希衡先生的译著，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法国近代名家诗选》，翻开扉页，我从版权页上看到例有的内容介绍，说这是他的“遗稿”，心头不禁猛撞了一下，习惯地想到又失去了一个，因为从我“解放”以来，听到朋辈成新鬼的事例实在太多了，我不断地受到物伤其类的冲击，虽然变得竟有些麻木了，但一碰到新的噩耗，又不

能不黯然而伤，悲然欲泣。这时我忙翻到他的儿女为该书出版所写的《后记》，我才知道这个译本，是他在长期人不堪其苦和忧其忧的逆境的折磨之下花了十年工夫译成的。甚至在他弥留之前，还在孜孜不倦地致力于这个译本的润色工作，没有放下自己心爱的工作……看到这里，我的湿润的眼前，蓦然浮现出范先生的茁壮身材和和蔼的笑貌，我从他身上看到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安贫乐道、忠于所业、死而后已的高洁晶莹的灵魂！滚滚地迎面扑来的“左”的政治灰尘并未能闷息他的精神世界，并且得知他在1979年就平反昭雪，感到欣慰之余又不禁扼腕而叹……

现在范先生的遗译《中国孤儿》即将付之枣李，这篇小文就权当作我捧献在他亡灵前的一个花圈罢。

1985年6月下旬，于复旦大学

目 录

范译《中国孤儿》序（贾植芳） 1

《赵氏孤儿》与《中国孤儿》（范译《中国孤儿》自序） 1

一、《赵氏孤儿》本事 6

（1）先秦典籍的纪载 6

（2）汉人的演述 9

二、纪君祥对主题的处理 14

（1）《赵氏孤儿》的时代背景 14

（2）本事的更改 19

（3）剧中的时代意识 24

三、由纪君祥到伏尔泰 29

（1）中国知识在法国的传播 29

（2）伏尔泰与中国 33

（3）伏尔泰与《赵氏孤儿》 38

四、伏尔泰对主题的处理 42

（1）原主题的沿袭与发展 42

（2）新的来源 49

（3）性格与风俗 58

（4）哲学论争 63

五、余论 73

《中国孤儿》（【法】伏尔泰 著 范希衡 译） 81

作者献词 83

剧中人物·地点 90

第一幕 91

第二幕 112

第三幕 133

第四幕 153

第五幕 174

初版后记（萧 曼） 195

后记（范 琅） 197

范希衡生平及主要译著年表 202

附录 《赵氏孤儿》（〔元〕纪君祥 撰 顾学颉 整理） 211

楔子 213

第一折 217

第二折 225

第三折 232

第四折 239

第五折 249

《赵氏孤儿》与《中国孤儿》

(范译《中国孤儿》自序*)

孤儿赵武被迫害和遇救的故事是春秋时代的一个历史事实。元人纪君祥^[1]演为杂剧，名曰《赵氏孤儿大报仇》^[2]。此后，“明无名氏改编的《赵氏孤儿记》，徐叔回又改编为《八义记》，都是根据纪剧为蓝本”。

“明人祁彪佳《远山堂明曲品剧校录》，于《八义记》条下注：传赵武者有《报冤记》，又有《接缨记》，这两本传奇都难见到，无可推论。清朝黄皮戏中的‘法场换子’和‘举鼎观画’不过是袭用纪剧的故事，改换时代和人物而已。又，京剧的《八义图》仅就纪剧第三折演‘搜孤救孤’四场，情节较集中，首尾又不完整，失之单调。”^[3]

[1] 《元曲选》及《太和正音谱》作“纪君祥”，《录鬼簿》作“纪天祥”。

[2] 据《元曲选》第42册，《录鬼簿》作《赵氏孤儿冤报冤》。

[3] 引陈中凡《论纪君祥的〈赵氏孤儿〉杂剧》（《南京大学学报》第四期，1956年12月）。